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洹詞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　焚

謄録監生臣馬紹基

洹詞卷二 館集

張御史治路記

明 崔銑 撰

河東人曰河東鹽行四方公私咸利之運司東南二十里曰青石槽道狹而險如永巷然長七里徒者負者亦艱行自槽之南如陝州中有凹張店曰茅津者凡六十里有土坡高二十丈溝深則半之兩崕對立而中隘正

德八年秋張御史取河津稷山工百三十人芮城安邑夫六百人鑿石槽深一丈有奇濶倍深之一石槽平旅說之已又取平陸夫七百人治張店茅津弘隘刋峻旣月張店茅津又平傭者殺其直負者餘其力馬可交互馳車可並行旅大說之又曰御史初詢于王運使宣平陸中知縣綸又詢于衆謀協而舉民故安均力明禁毋敢買逸民故偕因勢而治之不與險爭功故速成太史氏曰張御史者安陽張士隆字仲修

贈陳知縣序

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於乎自夫吾人之不思也不忠而黜則疾其君不孝而疏則懟其父不政而沮則虐其民夫民非寘然若槁木也逸居美稱所同欲也刻肌蕩産所同惡也政辟而患勞錯於是乎怨生上之人猶未知反也而怨日甚於是乎重刑以弭謗舞術以愚其心民乃大不服而健者辯者訟其上矣幸而訟勝而繼為之上者猶不知反也則民又訟然後强梁狙詐之徒

逞予聞為政之道二曰誠曰才誠者主者也才者運者也夫吾無真愛也而責民懷吾無善教也而責民變吾無定令也而責民違吾養未周也而責民安吾弛之張之未當也而責民不服吾賞罰未公也而責民訛雖日戮百人未能濟也夫鱷物之頑也虎獸之暴也韓愈則驅鱷矣劉昆則嘗徙虎矣況於民乎故曰小民怨女詈女則自敬德又曰惟民若有恒性關中陳君以光祿署丞出令大谷天官氏以大谷為難邑而簡任君矣谿田

馬子思所以贊君之治無蹈乎昔之為令者之失也乃授簡於銑俾序之

送李運判序

李祐判運司郛价以豫之王人餞于郊崔銑明述二父之德告于祐曰君祐惟乃父暨銑父罔不厲于清忠大著多績于先朝肆君祐暨銑傳厥父學薦于鄉以遂有今官在昔古漢則有若王吉氏有若袁安氏子暨孫數世顯大倍于其先人丕乃飾車馬侈服用怙勢作威名

稱用蹠于厥時孝罔以有位惟其賢永緒罔以富惟其約惟運司叢賈總貨上下聒聒誕惟賄圖官鮮以潔顯矧曰有功芝生于檝克祥厥家滋蔄于蘭畹丕乃荒厥蘭於乎民匪説訛惟寧于公政匪自辟惟衷于平宜匪惡庳惟敗于多欲名以宣行亦息於名氣以樹節亦戾于氣勝名惟實正氣惟志罔自盈以歉爾僚允乃功

贈陳西安序

夫王畿者教化之叢也昔在漢世士學五經故教醇而

化美西漢之才盛於雍東漢之才盛於豫今之永平王畿也永平之士予所識者京兆王君汝温潔其身弗以闇晦汚守其官弗以豪勢撓可不謂貞乎京兆為予稱其鄉之士陳君汝和由御史出知西安西安之為御史也正憲而絜情所舉十餘官退而不有其明可不謂慎乎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二君者交以誼進以節燕好朋引之私非其存也可不謂賢乎夫藝者或失之邪守者或失之拘豪者或失之踈術

者或失之狡惟賢者庶乎無弗達者矣西安劇郡也有藩國之親有中使之勢有都御史御史之威有布政按察之治果者責吾強恬者責吾安正者責吾執能者責吾辨貪者責吾賂佞者責吾諂予聞昔之為西安者曰以其三時治民而以其六事人其文案填其訟赴錯每夜分未之能酬則夫孔子所謂先勞之政蓋不遑及矣諺曰舟子取玉窮年不獲樵夫採珠十人皆濡故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民不思其爵持其要不

密其法合其大不計其小昔粵賈之之海外也得照乘之珠或告之曰胡不棄諸賈曰何曰若由海歸龍取若珠必失若軀與舟矣賈甚愛珠剖股肉藏而紉之舟入海龍見而風果如告者言於乎人能知身貨之重輕亦可與言政也已矣

王淑人墓誌銘

太史氏曰春秋常事不書禮内言不出閫門之事君子自考其德者也前史言列女者或以辯言或以書史文

字廣聞獮異而不知其長亂李勲部曰予姻陳都指揮紀長厚人也君繼妻王淑人宫女也事太皇太后上即位放宫女千人淑人歸陳君當是時陳君有父老矣有三弟有室矣有子一女二幼矣淑人咸宜之蔑有間言陳君無他子淑人每飾少姬令御於陳君姻族貧及有喪不克襄必告于陳君周之必以厚其自奉尺布以上不輕費也每旿夕侍於陳君所或自奉巾櫛陳君止之曰非欵侍人也淑人曰事夫禮也不可以有人怠今年

四十四春秋矣五月十七日以瘵疾終陳君喪之慟李大器曰陳君其非過哀者與夫殄厥嗣者妬婦也夭厥生者豔婦也廢厥事者慵婦也敗厥禮者驕婦也離厥兄弟者讒婦也長厥亂者括婦也喪厥家族者横婦也故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陳君者兄弟安之姻族賴之多矣其獲助於内者銘曰甲戌維歳未維月陳率葬妻紙坊側

東溪君壽序

東溪君大都督劉君廷器也東溪君為錦衣衛百戶佐西廠為千户理北司刑為指揮主衛事當丁卯巳巳之間縉紳之禍棘矣東溪君獨尚寛未甞輙言按人刑加于不可已從減罪加于不可宥從輕予守太史與聞國議民風然未聞有不可東溪君也夫人主之尊天也執政之勢焰也天不可跂焰不可邇一言而生没係一事而安殆分是故恃肺腑之戚居禁從之親擅爪牙之威司刑罰之柄四者其風議計謀得施於人主與執政者

也齊景公得晏子而刑省王鳳得杜欽而舉才夫景帝
兄也梁孝王弟也武帝父也戾太子子也景帝將按誅
梁王田叔能釋之車千秋則嘗悟武帝之疑太子矣而
疏可遺乎而親可賴乎錦衣指揮李大器謂予曰鏞聞
君子之德之旣及人也天則錫之福人則彰其美都督
公今年十月十一日五十三春秋矣旣貴而康已受報
於天公之德無紀則無以見公之福之宜也先生靡有
遜焉

守略

夫守之道一所以行之者三何謂一曰安民一郡之命懸於守以恩則父以政則長以教則師恩洽而父道備政平而長道行教興而師道立其生也懷其久也思何謂三曰明曰惠曰斷周則為明知幽之謂周安危休戚自小後夥是非賢否雖顯易淆辯早析精斯為明矣情則為惠合性之謂情敦行右良惟民之好抑末去僻惟民之惡斯為惠矣勇則為斷從義之謂勇見審而不眩

事當而不移勿以勢臨而回勿以利小而足惟能斷而後明有所不能蔽惠有所不能格

賀徐母郁太安人受封序

徐母以其子膳部主事明之善其官也封太安人詩曰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幹出其枝枝茁其葉枝以葉衛而茂幹以枝庇而堅故曰耕田者以自養也是故子之少也母育之子之壯而有立也母乃依之夫仕者正行以章其教君則錫名以顯其稱姻族則榮之僚則賀之由

是凡為母者安於慈而為子者力于善矣故推封之典明主風善之道也詩曰伐木掎矣析薪杝矣取末者猶愛其本故興士者必感以心夫子之於親孰不欲其榮也榮則孰不欲其尊也尊則孰不欲其久且昌也非忠不可致非謙不可有無是二者其親雖居之不能說其心是故賀者奬其始思掖其終事親者履其榮思去其辱

士林贈別詩序

夫用深藏而後能大器久淬而後能利故鉛刀割而必缺小智鑒而多僨龍物之神者也雷陽之迅者也非潛則不躍非收則不章故君子始學而中愨如也既學而皇皇斯進已成學而瞿瞿如弗及夫學固將以求用也變形無所偏勢無安先時則失之棘後事則失之廢故幾者難能也譬誘必惡毁意達必惡塞故誠者難能也酌會絜情因物立度故才者難能也公輸子之為方圓天下之巧也方其未習則拙雖有上知之才日遊市肆

責其精於六藝之業則否矣今之翰林職文而未與政也然其進也為元輔為太宰為宗伯為司馬學士賈先生之南也京之士贈詩十八篇先生之南也養用於靜先生守太史十年為宮僚四年公見於典試直見於史經學見於講幄夫揚美期遠罄其永懷是故有贈紀始永終暢厥大義是故有序

贈施御史序

漢士之言曰文章緣飾吏治夫文者言乎其著也治者

言乎其加諸人也德者言乎其藴也文以德而醇治以德而美夫縓尚領謂之緣采貴物謂之飾是異質而相成者也昔者夫子之論孝也始於身中於刑天下終於制禮極於配天而通神明是故文治之分自漢始也攻辭辯之巧鄙吏為俗習法術之嚴斥儒為腐浮靡之害作而忠恕之風微是故文治之壞自魏晉始也夫業久必思變思變必求異世更則事舛事舛則理亡興於大變之後考夫已亡之禮亦已難矣今夫士之相與善也

以書告者不若語以語入者不若色以色徵者不若心故遠則慕之近則襲之聞則億之見則即之是故道隔於世世世降於人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施御史聘之將南巡予思所以贈君君溫而文沉簡而斷日者予諗君曰君按塞將所答若而人所罷効若而人君曰事輕重均則權其亟害大小均則權其深今之將悉以賄成也數更之則求代者愈重賄謗曰飽虎厭肉饑虎噬骨故予威以刑以待其改感以誠

以移其鄉於乎予蔑以贈君矣

孫太史歸省詩序

是歲春太史孫君汝宗念其母張太孺人之缺養疏求歸省上允之巳賜鈔為旅資館閣自國老而下贈詩三十三篇銑竊讀之曰至哉上之仁也公不格其私懿哉羣公之贈也榮不先其誼夫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臣者民之表也是故臣不可以不慎昔司馬相如之歸也飾輿馬富從侍以自矜于其鄉夫漢之士學經而尚行獨

相如以浮倡之買臣莊助效之而俗靡故臣不可以不慎也民之表也夫汝宗之歸也入庭上壽相志為怡有將母之禮焉將以觀其孝秩墓列俎追遠感令有展墓之禮焉將以觀其誠冪尊徧羞勸長撫幼有合族之禮焉將以觀其弟慶存慰往嘉善矜愚有惇故之禮焉將以觀其仁言檢容循遠閒近即有居鄉之禮焉將以觀其信夫孝匪直養而已矣必敬其身夫歸匪直合而已矣必驗于鄉孝立則忠遂矣鄉信則朝達矣是故可以

永上之仁可以當國老之贈

湛氏小宗義田記

小宗之有義田廣孝也湛子若水奉其母陳太孺人之意為之夫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者皆知愛其類然而莫知於人故不親其親悖也親親而無殺亂也義田止及於五世之子孫先近也故曰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務遠而遺近務廣施而弗及君子不為也湛子出其家餘粟市田若干畝歲入粟二百斛于囷凡婚者嫁者喪

者葬者則給之婚給八斛嫁給十斛喪給十二斛葬給十五斛是故尊尊幼幼男女有別人道之元也湛子又置宗子田若干畝歳入粟二十斛賙其乏俾其子孫傳之敬宗子所以合族合族所以延祀宗明於上禮行於下矣歳入不足給則待嗣歳之入囷有陳則又出以市田田廣入富而恩益溥矣夫族之離由無禮也禮之廢由異學行也是故樂放者惡其拘談玄者惡其麤尚高者惡其卑喜大者惡其細趨徑者惡其繁五惡興而

禮廢然後邪慝作若湛氏者其將益昌也夫

說竹

直菴張翁之壽也銑作說竹壽之曰夫理周而辭寡者要言也旨膚而辭辯者費言也故養淺者露行浮者飾可以名近而廢於恒可以說俗而病於哲夫華一日二日非不嫣然美矣旬而衰再旬而盡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數歲則瘁矣昔肩吾子問於師曰君子何貴於竹與曰其苞則固而進則漸也其外則淡而節則堅也其榦

則約而用則富也夫不迅其發則氣益結不膏其艷則本益堅不雜其體則用無折夫霞朝爛而夕散月盛采而旋虧雨暴注而速霽潦倏長而遂涸而况於無實者乎故詩曰綠竹如簀言其德也是故德而不壽未之有也

贈郝裕州序

三原張子明遠謂銑曰郝道傳氏吾邑之惇修人也茲守裕州其將大有政矣敢求吾子之告之也銑曰今之醇學而抗節者惟三原之士故銑有欲父事之者有兄事之者

士之慕賢也聞之者得其槩就之者得其微夫求塗者舍明而問於瞽將不左乎張子曰聽言不若博取之得也問政不若生其地者之審也銑曰禮之行也或闇其意而襲其迹則有泥禮政之行也或亡其實而取其具則有粃政夫高皇作農桑學校宮室衣服之制以守令行於民然而農不盡其力士不充其資商不守其分夫遊民可生而本業荒則農惰矣浮言可售而貪鄙重則士頹矣不務民用而說淫巧則商熾矣是故地非不饒也民非不衆也經非不治也法非不存也

無忠敬誠慤之心以臨之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夫排市井杜利門上行敦本而民非猶不止也况上又道之以利乎張子曰昔者吾聞諸鄉先生也其亦若子之言也夫

霸州修城記

初賊起畿内霸州守臣取其母妻繫于獄賊悉衆攻霸州知州王汝翼以死守賊竟不克去州城舊獨北面以磚為之正德癸酉甲戌大水獨舊磚城存知州告其僚與民曰古之作事惟其久安觀其城之圮與存可知已吾欲如北城者為之

何如衆曰然乃準北城役會三城磚二百萬方灰百萬斤閱帑金不給用乃陶磚于隍市灰于山令民有粟與薪者治陶有車者致灰皆給以直事具白于王都御史倬楊府尹廉董御史建中蔣副使曙咸可之既知州遷河間府同知御史檄霸州同知李曰雍領之御史曰往見道上多冗樹伐之給陶者可裕民也御史曰知州創謀且材宜使終之檄下河間令来督工御史曰毋蔽于欺而賈于財毋急于名而監于工乙亥春三月己未役俱来乃肇事夏後四月丙戌城成知州高鵬

至歎曰董公之規王守之勞不可忘已遂刻石城西霸臺上崔子曰鐃聞往者賊之南也裕州故名鐃方知州聞賊至奔賊入屠城同知郁采死之唐縣南陽之狹邑也千户陳錦以唐令協民守之賊環攻三旬竟不克是故城者政之所具而非所以恃也勝負之幾豈不以謀信哉

贈劉千户序

劉都督之仲子綸以平盜功拜錦衣千户通政張獻問于崔子曰都督緩刑而順憲既崇其爵其子又能奮行

閒以自見傳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其謂是乎崔子曰余聞之詩云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葢言本盛而物豐殖也夫國之所貴乎世臣者何也詩曰世之不顯厥猷翼翼翼翼故恩深者其圖報則堅世守者其所業則精昔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無金玉之積其受爵不溢其功皆再世世有績以越于四方是以能保家而表民余聞周季世之大夫世秉國政怙其寵禄以汰于國是故大則弱主次則毀族其何世臣之貴之有焉司馬劉大

夫及諸大夫聞其言而是之遂聞于都督及其仲子

何士字解

申陽何梅翁之仲子之子士問字於崔子崔子字之曰子穀復告以子穀之義曰昔者先王之養士也非善不以立教非禮不以一行是故教之以灑掃教之以應對折其敖與慢之氣而德可進矣教之於視聽教之於行立教之於衣服飲食人患於狥其意之安而過積矣約之以六德實之以六行要之以三德而行成矣博之以

六藝而文質均矣糾之以八刑而怠者敏矣合之以鄉飲酒觀之以射賔之於五州而名立乎鄉矣升之於國子論之於司馬詔之於王爵之於朝而道行乎天下矣其進學也必有序也其異年也必更事也其相見也必執贄也夫序也者使循其實而勿流於狂也更也者使安其事而勿役於躁也贄也者使重其身而勿邇於辱也士之於此也非其師則弗問非其友則勿交非其大夫則弗見亡棘於仕而頗於為亡躭於寵而折於節君

修其禮臣致其忠少者服其勞老者享其逸是故衺民無所容也詭行無所施也詖誕之言無所售也浮華之文無所用也淫巧之器無所適也故曰一道德以同風俗是謂大同崔子曰於乎三代之士銑末之有逮也而竊有志焉㲄也敦厚而敏吾與爾同邁矣夫

喻刑

劉將軍拜錦衣指揮鎮撫司理刑崔子告之曰凡衛必有鎮撫司理其衛之刑而已錦衣鎮撫司為上所親信

故凡廷臣將有重譴者民之妖言者盜者皆命治之獄具雖法司大臣無敢出入故朝之大獄鎮撫治之朝之裔獄法司治之夫人主之勢霆也刑法之威焰也霆之所擊無堅不枯焰之所煽靡濡不焦夫臣之有諍也而激則可罪矣守典也而泥則可罪矣民之喜訛言而窘於生也而犯而攘而有敵則可罪矣苟急於獄之成而闇於其自嚴於法之遂而略於其情勇於令之從而弱於其平則獄之當也或寡矣夫治大熱者必以黃治大

寒者必以附故言去害之功者莫加焉然非以甘脆參朮繼而調之則元氣縮若投黄於寒投附於熱則人之危也必至是故大獄者國之所忌也昔漢楚藩之獄衆安能寛之安之子孫顯丕其國是故推其仁以體其情緩於成以待其察善於辭以掩其缺委其事以解其怨四者平獄全忠之道也正德丙子仲秋初吉崔銑著

使答

劉史問使於崔子崔子曰使之為道也有三德焉辭以

發其情儀以顯其禮信以昭其節言據典章氣兼婉直辭矣兕而不詘端而弗遂儀矣伸義折違明介潔迹信矣昔者周之盛也禮達而世孚教明而世習逮其季世角勢程力列國之交安危視使是故信或不足矣然其崇敬申典一時之安可致也戰國而下交與國者尚乎詐交夷狄者尚乎利蘇武富弼之使其庶矣乎他鮮聞焉故曰斗筲之器何足言哉

贈劉子德符序

予友劉子德符為太史八年上疏陳政事者四在孝皇時覽而未行在今上初劉瑾竊政矯詔罷歸瑾敗凡所罷者悉還獨劉子補外藩昔孔子有言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若是乎士之可達也昔漢文至明主也不盡誼之才則已矣而棄之長沙馮唐老而後達絳侯之忠豈有他哉而猶見疑夫以先師之道乃沮於晏嬰介夫狷婦慷慨執節而感盜脫危此汲黯徘徊於淮陽董

子憤發於文辭管父感激於鮑叔也語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言所操同也故志殊而趨行反而事言乖而議其合者鮮矣江舟之渡也風帆之得遡洄如馳中流而風變折檣敗舟嗟乎人心之變安可測哉安可測哉故良臣於君盡心而已爾不以遠近異其忠貞士於友盡心而已爾不以從違貳其信夫堅者石也脆者木也山木固力而久積有穿石而升者矣故定志則向棄不能移明見則紛紜不能惑一守則岐徑不能遷夫急於名

成則必弋之怵於勢淩則必包之强於交合則必就之人將以吾為可罔而欺百至矣是故時者君子因之而非所以隨也銑聞之通曰聖思通曰賢夫奕小數也巧運于心則從係攻擊與敵逶迤雖日御百秋亡難焉著拘其奇局量其工雖終其身而求為秋不可得已

文答

李汭陽問文崔子曰理之載於書猶名之登於冊也有名而無其人者謂之詭故物必有竅也理必有會也得

其竅而後能悉其情得其會而後能比其類其行也必
恕其言也必中矣夫偏者滯於形蕩者荒於遠疎者見
有隙浮者賤不給拘者胃其跡億者罔其物故溺俗者
類常造精者類奇不知常則德不新也不知奇則怪可
惑也夫備事而言謂之虛感事而言謂之實言虛者莫
辯乎易爻則即事以著象言實者莫辯乎詩辭則假物
以章情昔者聖人觀天地之宜而作易察草木之性而
制醫聆金石之鳴而作樂故不探物之賾者不可以言

行也不履物之變者不可以言文也是故諸子之辭偏異端之辭蕩狂士之辭踈躁人之辭浮腐儒之辭拘摩士之辭億

經施

安成伍氏八世傳春秋伍輝將守汾問政於崔子崔子告之曰古之傳經之盛者莫如漢漢傳經之士之賢者莫如春秋董仲舒之醇劉向之忠嚴彭祖之介若竟於政則春秋之教庶矣乎昔者夫子之作春秋也程諸侯

之功罪也以王程列國卿大夫之功罪也以諸侯嚴於分而旨則周也公於斷而意則厚也夫德者治之本也化者治之孚也刑賞者德之礪也較罪於銖量功以黍化不流而法之遂本不揣而末之齊苟欲以揣民整具而已焉其所以異於申商之為者幾希矣故罪諸侯者欲其有王而已爾罪卿大夫者欲其有諸侯而已爾第其迹而不蔽其情昭其文而不容其法是故其章惡也緩其與善也棘於乎自凡例定而權可泥自變例定而

經可奪則春秋有隱言而聖人為操術也是故明限之謂嚴絜情之謂周付物之謂公興善之謂厚於乎知此義者可與言政也已矣

張錦衣墓誌銘

張君偉幹美容剛而恥下於人非其志雖貴富不輙屈也嘗與余過崇文里里有修佛事者君曰嗟乎棄金于爐罔妄為福今之民侈于好而怠于作侈好則非多財不足共怠于作則凡循其道而利者亡為也則為釋而

齋為道而醮皆可以安居而食於人余是其言余與君俱河南安陽人君少代父安為錦衣衛總旗弘治十年從王太傅越守甘肅有功陞百户十四年從朱保國公暉守榆林有功陞副千户正德七年從陸太監誾征薊盜有功陞指揮僉事十年以衛長薦管禮儀房禮儀房者選乳媼之溫良者居之季終則易君曰怨曠者人情之常而和氣之蠹也令以月易校人日治饌羞君頗極甘脆故典也君罷之家以乾糗茹菜往焉所部者醵金

為贅不內六月五日飲于外夜歸中夜痰大作次日早不起年五十有四君諱仁字世榮少起单弱刻廉自好卒有成也弟俊育于君今三十餘年同居俊奉君嚴命而後坐問而後言君卒俊喪之如父君妻陳氏子三人鑑鎮鋭女三人壻查指揮通林鑾李汝耕側室子二人鈍鈇孫四人承祖承禄承祺承祥孫女一人七月初六日葬于都城南鑑從余受詩汝耕余之妻之從子也銘曰何折非驌何駑弗穀吁嗟蒼天矜我民獨

豐潤縣儒學射圃記

史鈇曰吾嘗學射禮焉其進退也揖其執弓矢也審其處勝負也讓傳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夫君子之於天下也必中節而後可以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故先王隨事而為之節文折其傲與惰之氣而養其敬習之而性成而德立矣豐潤甯生官來言曰豐潤儒學故有射圃焉從步之七十丈横十有三丈成化中射堂曁垣毁鄰有武人盗其地為居弘治中諸生議復之無能治

武人者甲戌秋董御史按畿内折枉茹强民抑以伸諸生申前議御史下興州指揮魯清豐潤知縣邢良驗之果實毁居爲圃閲一歲知縣建堂三楹築階樹𠋫作垣以衛樹槐以表學之北民亦侵地五畝遂復之必刻石於圃後其庶有鑒哉史鉞曰爾諸生知御史曁知縣之志乎存其地將以修禮也修其禮將以育才也是故才莫貴於德禮莫大於射又曰御史山東董建中字商民邢知縣者字宗善汝南人

劉封君傳

劉翁名鑑字守輝蜀内江處士也既老以子貴封刑部主事先世岳州平江人元末有諱得賢者始居内江得賢生友義友義生翁劉翁敦朴長者蜀人愛敬之至今不忘翁善執親喪號泣三年足未嘗屨翁有弟四人既禫議將異居乃五分其廬各書于片紙囊之兄弟以次探取且約曰美惡在紙任若取毋有言翁得廬美有廬瀕溪且敝仲弟敬得之變于色翁曰毋吾與女易後溪

溢圯屋翁不悔也是時諸弟惟季弟鈺最幼翁自撫之稍長遣從鄉師遊長為內妻後鈺掘地得金數十斤諸兄曰此先世所藏物也爾何敢專翁獨不取翁少時役于馬湖乃蜀裔郡也道又險同邑袁姓者死衆將棄之壑中翁負其骨歸于其子葬之劉氏居內江東溪自得賢以来世多子成大族矣封君最尊行子又鼎貴自縣令而下咸尊禮之歲舉鄉飲酒禮封君爲賓與縣令登降酬酢容甚都禮成而退是外縣令莫得見也每誨人

兄弟毋爭曰得田地易得兄弟難縣人化之亡健訟者

年八十有二卒封君六子少子時敫最賢刑部主事積

官至山東按察司僉事時敫有子曰瑞論曰世言仁者

必有後不虛哉僉事君潔已明政勤民事而忘其死善

為詩翩翩然有俠氣瑞治儒家言為太史讜言動於朝

廷賢士大夫咸以為國器余所友當世士唯太史舊也

劉以道墓誌銘

明正德乙亥秋予友鴻臚少卿王希孟宗括卒于京予

暨何子仲默哭之以道主河西務鈔法何子以書告曰
王君貧曷資之王君子弱寡貞僕曷以以力以道如何
子言冬十有一月以道謝病歸道于京二十有七日卒
予暨何子哭之如宗𢭏以道諱佐號北原陜西中部縣
人父聰以進士為太平府推官後守彰德積官至僉都
御史母張氏以道生五歲值歲凶民有粥美衣于市者
大母以升米易之以道問易衣何為大母曰將衣汝以
道泣曰令米與衣孰重令亡米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

奇之都御史在太平以事如京將遷秩以道奉母曁諸弟北上渡江風以道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曁諸弟死吾願代吾母曁諸弟死風益急以道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獲濟都御史守彰德予郡人也都御史禮予忘其勢命與以道游以道延接彰士甚恭及以道仕彰士至京者亡問賢鄙館之如戚正德丁卯試于鄉中邵昇榜舉人明年試禮部及昇皆不第昇未冠登科有俊才一二衰臣諂事太監劉瑾以昇爲奇貨薦

于瑾且教瑾以從孫女妻昇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昇急奔以道所以道匿之閱數日以道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君不自慮邪以道曰邵君託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君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脫昇辛未舉進士授户部山西司主事兩出治儲咸治在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其官府致意公欲得其利其利主者或辟其威莫敢詰輙遂其請以道至亡賴子二

又傳其勢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以道怒駡曰賤奴爾欲弋利乎吾所司者濟商而足國用也即勢人來吾亡寧以吾官故而損國況爾賤奴乃欲弋利乎叱侍夫縛于庭杖下數十亡賴子伏罪置于法以道明敏多才論事析理不深思而解敢任事亦不取敗聞士才且賢即傾身下之賦詩清峻嘗自謂曰學未充其資仕不盡其才死時年纔三十有三嗟嗟悲乎悲乎娶寇氏子一曰明聘東氏女女一詩聘張氏子以道叔弟侃少弟仁並遊

太學治以道含斂如禮侃扶柩西歸以明年月日葬於新河口之原侃仁泣乞予銘銘曰才臣之折噫惠則疇泱噫節臣之溘噫民則疇協噫昊天之不測噫

亡姊丁千户妻崔氏壙誌

姊崔氏諱闕 叅政安陽南郭君之長女也吾崔氏山東樂安人吾大父拙齋為趙府廣有庫大使廉樂好義未官在樂安時同輩有棘需財大父必取大母簪環畀之後有忘謝者不計也曰吾遂吾好吾快且厭矣故終

身無畜貲也吾父弱冠以好學聞外祖侍郎李公長女賢方擇配侍郎公異吾父以女歸焉吾母也吾崔遂籍安陽成化戊子吾父遊太學九月二十二日生姊于京師姊年十六嫁為千户丁甫長子璽妻千户公之父從駕北征死于土木千户公纔十餘歲繼母張氏行端而確愛千户公如已出千户公長嗣父官千户公嚴厚中有畦畛性不飲酒雖迫劇中發言剖事有序事母至孝自外歸必叩頭問安或過丙夜母寢矣母令侍人傳意

使甫寢千户公自窻外叩頭問日中安否母曰兒勞矣兒休千户公又叩頭謝雖大風雨不廢吾姊聰慧有畧少而爲婦勤力修禮每翁姑有所使輙當意丁氏外姻至治貝迎候甚恭後千户公卒璽嗣官璽字朝用治舉業通詩自父卒家漸窶朝用一弟一妹未婚暨字母憐少子女思厚之姊暨夫先意奉承姊解事能決大類吾母治家内外斬斬自弟妹以下有過擿謫令改咸畏而從之吾父方直少諧仕所如輙失勢人意年六十致仕

歸安陽姊長又賢吾父暨母素愛之雖男不若也姊歲時歸寧父暨母與論舊事暨農桑所宜已酌酒相歡各忘其貧姊得一菜一肉甘必以羞父母當父仕時姊在鄉聞父暨母疾夜焚香禮北斗哀籲祈愈數月不輦得愈問乃止弘治乙丑産子而疾後遂不除或少間輒作體遂羸正德十一年正月九日竟死年四十九子一人曰始然女一人曰[闕] 適指揮使王靖孫男子一人於乎往者鈇每當上春官及仕于兩京將發吾母暨姊環

而泣者數夕歲節思銑悲不自已父今暨母俱及耄銑竊禄未即引去者姊在也於乎已矣已矣既聞訃之月乃作誌令始然内壙中嗟乎悲哉

李公碑

嘉議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李公諱景繁字邦泰河南儀封人髙祖旺勝國時為萬户曾祖伯通祖原以子恒官贈知縣父榮封太僕寺寺丞母趙氏繼母杜氏俱封安人李公幼而好學器度不羣治宋朱氏詩成化已

丑舉進士授陝西三原知縣三原多大商鬻販淮揚間貲累數萬每婚喪費千金李公禁之使如制流民歸者復其田廬死者給以棺遷太僕寺寺丞改工部營繕主事二十三年遷虞衡員外郎遷都水郎中管漕河時漕河塞自淮入儀真凡三百里舟膠不行有詔命都御史暨郎中治李公獨任之募夫八萬人初濬邵伯湖揚子橋三汊河廣皆六丈次濬廣陵驛東廣倍於三汊次濬樸樹灣廣三倍於初次濬儀真壩爪洲壩廣倍於樸樹

者三深於舊各五等李公行瓜洲堤上見東南多沮洳區問土人此何所也土人曰江潮之匯也李公導之自古劉港劉家灣入漕河李公曰今漕河非得巨流濟之舟終不可行如值江潮時閘壩汲江北走已即塞之天復大雨漕事成矣土人曰河亢而江甚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走江都御史而下咸謂李公策非善李公曰江水故平潮至則悍激耳潮退水亦易制也遂下令有司具土暨石潮至大決壩閘江水奔漕河聲洶洶如雷

已負土石塞壩閱數日大雨漕河水瀰瀰襄岸舟乃大行河經徐州盪州城將嚙之居人震恐李公作石堤河不能為害弘治六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叅議理儲嘗行邊至灰溝營閲倉無畜即赴憲臣議請于朝實粟於灰溝十萬石芻百萬束未幾邊入寇兵數萬騎至有備故不乏食十四年遷四川右叅政得風痺疾乃致仕歸歸二年疾愈課農教子孫餘無所事李公長者與鄉人居油油如也正德九年十一月一日辛李公長子運判應

禎追慕先德思垂後範乃刻石墓次用諗觀者詞曰於維李父為國勞臣宣省習俗民用大循悠悠西行有志弗信雲郊不雨艱我農人大河沄沄我宅其瀆時方反側正直斯頻孰降其志孰屈其身於維李公休垂無垠

孫汝宗墓誌銘

余友宿山先生孫君汝宗省母還郡病瘍卒銑緦服往哭于汝宗中弟編修遠宗之第遠宗請歸葬兄詔可乃以銘屬銑曰兄治命也嗟乎嗟乎汝宗諱紹先山西代

州人曾祖才祖勝父瑋舉鄉試第二人未仕而卒後以
汝宗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母張氏封太孺人張太孺
人以成化癸卯九月二十三日生汝宗先是太孺人之
姑丁夫人感異夢焉汝宗始能言輒取書筆為戲五歲
能屬對七歲能文檢討公以易教授諸生或未領解畜
疑憤心汝宗即舉檢討公旨意析之各如諸生意時汝
宗尚未治易也年十三文思迅發書經目不忘令少宰
凝齋先生王公時為提學副使閱其文大奇之弘治戊

午檢討公卒汝宗年十六治喪用古禮不用浮屠法禫
之既月冠辛酉取田氏今封孺人甲子舉鄉試第一人
明年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三閱月丁夫人卒汝宗以
嫡孫奔喪既葬於墓後瓦窯村貰舍以居諸父强令入
城汝宗泣辭曰先志也初檢討公嘗曰予少多病吾母
字予劬勞過字諸弟百矣自喪禮廢天下寡仁人必也
廬墓乎其少竭心焉爾正德丙寅寇入鴈門鄉民載老
幼入城辟之汝宗不為動時鄰郡士咸來從學講墳典

敦禮讓汝宗朝夕蔬素諸士亡飲酒食肉者當是時瓦窑之間彬彬如也戊辰終制如京復為庶吉士已巳授檢討癸酉奉詔司禮監書堂教書甲戌禮部以幣請充會試同考試官乙亥充經筵官四月歸代九月田孺人卒第三子崔壯殤明年三月張太孺人命婚于大同柴氏禮成而汝宗卒六月十一日也年僅三十有四二子一女俱幼長子脩昭聘太原張御史女次子脩蕃聘梁監生女女許嫁弋監生子汝宗長身方面目視不能及

遠天資警敏方直寡比非其志雖大貴人不能屈發言必信已志不以一毫徇人明於世務遇事方作暨作事者意所嚮輙逆之曰其何其何已而果然狹中少容有不平厲於言色不恤其人之弗能堪也嘗曰應物能化聖人之厚也煦中飴外憸人之忍也吾上不敢望聖人而下耻憸人之為吾雖以是獲大戾然吾心亡他焉初治易為舉子業辭健旨玄傍通四經大義讀諸史及濂洛家言熟而有裁暨入翰林讀左氏國語暨秦漢人書

大愛之曰六經未易及已必欲為文此其矩哉每有作
輒擬之久而成也古健而辯每當意盡能別發義會㫖
聚辭轉相承成汝宗治經不皆用傳所摘發皆大義不
以一言一句為異曰古者以行為言故其文簡而中後
人以言為行故其文煩而億昔孔子之作盛矣然及暮
乃為之為之僅歲而成矣彼為傳註之學者自壯至老
而見猶未之定也其皆聖人之意邪初檢討公卒汝宗
即取諸弟教之嚴蘉懇訓莫敢不厲遠宗篤志古學踵

兄入院季弟紹魁有名郡庠間汝宗所為字辭序記碑表書賛凡百餘篇於乎銑自弱冠游四方友當世士與汝宗入翰林始相善心愛汝宗之賢於世必有濟銑狹中視汝宗有甚焉而汝宗不余非也於乎悲哉悲哉銘曰嗟乎嗟乎胡豐其資而嗇其施嗟乎

祭孫汝宗文

嗟乎吾汝宗而遽至是耶昔汝宗官京師以予為可友遭時多故與予長飲浮白以發英偉之論而申羈旅之

懷期他日委身以濟世也人多訕之曰胡兟于是而廢業哉予與汝宗約治經為古文去近代之蔀以追先聞成一家之言以開聖道人皆非予與子為好奇雖先生長者亦危吾二人為難成也於乎訕之者知其過而不諒其心非之者拘於見而不同諸理今汝宗往矣予將獨立邪其無成邪初吾輩入翰林時山東穆伯潛與子皆兄視予予知二子嘗語人曰夫夫也才且明夫夫也諒今伯潛行確而學邃氣和而文典獨銑之跡放昏弱

而無成已已於乎寘寘之中予其閔我邪於乎哀哉

河風叙

孟仲甫之入覲也以其暇燕其友何子李子薛子三子者各賦詩贈之其體擬諸唐其辭發乎情陳告刺世蓋有風人之遺焉夫三子者居河之南思繼風雅史鈬通古今之變明治亂之權乃題曰河風而叙之曰君子之於世也得則伸其方違則昌其言昌之者風之也風之者進之善也不指其原則迷不開不既其實則無從而

如之矣昔周之衰也其大夫嘗刺之天人之際辯邪正之門啓有深愛故有切文有隱憂故有蘊意有備學故有極政然未嘗越其則也予見夫士之失遇也拂其剛必憤于情沮其義必激為故夫忠義之於人猶夫飲食也憤且激則失其常理之御氣者公也心之察理者止也激則就偏憤則益忿求其行之中鮮矣夫水天下之至平也奏下而觸于石濤則鎗然固非行潦之闕有然豈水之性哉故朋慼不足以經物也粃談不足以緯事

也肆情之音不足以協志也唐之人窮而善悲者李白杜甫是已然升於所予而顛於所用彼至德非棄才之時也故君子將以喻人也先和其心其陳政也先富其身毋以藻麗傷其素毋以浮誕滅其真毋以虚文混其實毋以陂見折其平然後人皆聽之矣夫三子者閔孟甫忠而生毀器大而用小懷髙尚而堅好是河風之義也

宣府倉露臺碑

古人有言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自夏殷周迄于漢唐邊釁時有是故不可無防也予觀皇朝之為防也其險入於朔漠其延袤盡乎西北故非廣卒不能周其守非富粟不能固其勢宣府有三倉焉曰宣德曰宣義曰宣政凡粟之未升庾也暴于庭下沙礫之所混風雨之所毁輸人久病之正德丙子夏户部郎中大梁李志學謀于僉都御史王純命通判孫某各于庭下作露臺石圍其外磚布其中髙累以尺廣延以丈使暴粟無他害也

夫民之輸邊粟也其賈加于内地者倍蓰侵于攬户而抑于官者其費又倍矣予聞昔之郎中有三原秦偉者力能禦强才足裕民民之赴邊者如于其家焉李君濟之以寛持之以靖是故險不可恃貴在人和富不可居貴在政平然則宣府其將寧矣

序醫

予官京師十年思得當世窮本達真之士而友之又求之方技冀得其人夫事者勢之所留物者化之所成知

幾斯可與運勢也執樞斯可與布化也二者達而天下之故可盡矣王醫坤者蜀人也王醫之治醫也通於黃岐之言他無所溺心焉故能思於為化之故而察物之宜其疾燠也不必以燠治之其疾寒也不必以寒治之嘗有二人焉勞者羸欲死燠者口行血王醫以黃治勞以溫治燠藥入而疾去故疾之生也一氣之攰而已侵乎他經而激於所逆然後諸體病眩於所發而晦其自雖曰投藥非徒效之不可得已而益撓其氣則又有害

焉是故上醫亡疾消疾者次之治者為下於乎明斯義也治天下其如示諸掌乎

奏乞養疾疏

臣少患吐紅壯而多病近来連患傷寒遂成痰病兩耳常鳴右腿深痛自今春因事過勞痰火大作每聞人聲驚悸流汗頭暈而不省人事中脹而不納飲食切思前疾累治不痊若不居閒默養必至瘘體喪軀即今職業莫供稟禄徒費伏望皇上憫臣多病全臣微生乞敕吏

部放臣回還原籍調理病痊之日前来供職臣不勝感

恩之至

彭生名字解

蜀彭生道與子滂遊予字之曰夷仲道謝曰弘哉先生

之命夫道也敢問其義荅曰人之有名别其人也名之

有字尊其名也名與字美矣而德不修則人亡與稱焉

夫自性命之言之繁也則人皆窮於玄而騁於辯必略

於行而斁夫近矣夫髙者下者也棟者基者也下不由

則高不可升基不固則棟必欹故樂奇者多叛好辯者多窮喜異者多枝湪恒者多罔是故君子之於道也修其可常急其所切勤力而不强其所未能弘志而不襲其所難致夫然後實積固存而漸達其上矣

書王司馬晉溪録後

大司馬晉溪先生王公以其文示銑讀之既月盡其旨矣於乎學之廢也人以其意之歆者為道而言之靡者為文則行有詭世而言或紕實矣先生學粹而發之時

見審而言之確邈乎不可及已夫論不已出是賈之販也詞必襲人是童之步也故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援之先聞故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非先生之學其孰能與於此哉

經筵講義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這是商書說命篇高宗命傅說的言語乃僚是指傅說

的僚屬乃辟是高宗自稱先王是指商家歷世守成的賢君高后是指成湯高宗説道傅説我既命汝為相以輔德納誨汝又當以人事君如汝君行的事有不合理汝與汝僚同心匡救務使行好事汝君用的人有未當汝與汝僚同心匡救務使用好人蓋人臣心乎為國都要志意相孚不可自分彼此惟知要君正不要巳之名高惟知要道行不必功自巳出則不相猜爭心便同矣然汝及汝僚同心匡救汝君豈必取法於異代乎我之

先王許多賢君皆實踐我高后成湯之道以大著其安民之功成湯之道一德便是若不殖貨利不好盤遊有過便改有諫便從選舉伊尹不仁者遠寬仁之德彰信於民功德之懋乃加官賞修已用人行政都是一箇道理至我先王又能率循是道故民安樂至於今日今汝亦使汝君率循先王之行以實踐成湯之道以安兆民則汝輔導之責盡矣臣嘗聞之民惟邦本蓋國之賦稅軍旅器用都是百姓每做的自古創業之君起自憂勤

故其立法皆利民垂後之計惟後世子孫享有成業漸生驕怠或徇私愛擅易舊章利害不閒忠邪罔辯民始不安而國隨之若高宗所言可謂深知為治之道者矣伏願皇上遵聖祖畫一之典體列聖繼述之心用賢去佞日慎一日則高宗之治不難致矣臣等不勝大願正德丙子二月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這是論語第二篇孔子告季康子的言語季康子是魯大夫季孫氏名肥一日問於孔子說我欲百姓每敬事於我而不敢怠慢盡忠於我而不敢欺悖相勸為善而不敢為惡果何所為而能使百姓如此孔子荅他說臨之以莊則敬臨是臨民莊是莊嚴為人上者民所瞻仰於那臨民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則下民得於瞻仰者自然敬畏我而不敢怠慢矣這便是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孝是孝順父母慈是慈愛衆人為人上者下民

表率於那居家時共為子職以事父母推廣仁心以愛衆人則下民得於觀感者自能盡忠於我而不敢欺慢矣這便是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善是才德可稱的不能是才德未成的為人上者於那下民中有善的登庸選拔他不能的誘掖奬勸他不要輕棄了他則下民皆知為善的這等好不能的這等進將去不久也是善的也被舉用莫不互相勸勉為善矣這便是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之問專在民身上求效驗孔子

教他只在巳身上求盡理蓋人同此理我盡我當為的其效自然有了臣觀孔子此言不止告魯大夫人君治天下亦只是此道理莊固是容貌必是在深居無人處常常敬謹與在大廷有人處一般涵養的純熟了自然舉動合理便端便嚴若在深宫無人處放肆等到大廷時纔方收斂做作莊的模樣便做作不自然下民便敬也只是畏法度不是他本心孝是體父母心專行好事善繼善述慈是視民如巳子施實惠於他若只以承奉為

孝發一溫㫖出一兩句憂恤百姓的言語便教做慈其實利不與他興害不與他去久久的民心離貳舊章都廢壞了詢訪公論知道這是善的纔方與他一件事幹見他果能幹的又是實心不要名不圖利便着實用他依他說任他做如此斯爲舉善矣仰惟皇上聖性夙成而又用賢納諫仁孝溫厚於斯三者自能脗合惟願將臣等所講聖人之言不徒視爲故事退講之後常常紬繹一一體行寔天下臣民之至願也伏惟聖明留意嘉

靖二年四月

洹詞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洹詞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菼

謄錄監生臣朱楷

洹詞卷三 退集

明 崔銑 撰

規賫

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求其切也采采芣苢薄言襭之廣其受也采采芣苢薄言掇之精其有也故君子有憂焉力事而道不周勤心而知不宏富畜而性不違雖勞而弗益矣夫植卉者力省而美疾見植柏者力倍之

而久乃成人未嘗不迂之也然卉之美也以日而栢之茂也以歲卉可玩而栢可材其用之差萬矣孔子曰吾嘗學禮焉不學禮無以立故禮者行之實也言者禮之賁也禮廢而後言繁言尼而後書作書重而後百技售矣昔夫子之作經也修禮樂之文明仁義之實言布其履議闡其神諸子之學也曲而曳於其全陂而内于其中皆居聖焉不亦侈乎且夫方輿異言而履其地者定輕重匿形而縣其權者分故不志於聖人則亡以知其

言也不知其言而能辨物者寡矣夫世遠則義微多異則真隱昡于前者中人皆趍之而藏于幽者上知或昧故茂木之叢多美材焉獨鳥之鳴亡和音焉此杕杜之所為歎也夫聖人之教也𠌫乎華實之辯安其先後之倫終審而動參驗而言夫然後情以綜物而文以綱世矣故百技之售者亡見于斯爾猶依泰山之尊而娛遊丘壑也

喻閭

翰林先生謝病還郡篤志於六經屏事絕交以著述為業客有問先生者為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勢取貴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助先生悉以法言喻之分為上下二篇匪垂後聞聊諗同好

客問先生曰士胡為而仕也莫非求以成其名利乎哉朱雲請劒於萬乘申狄負石於一朝名者歸之孫弘十載而相范雎一見而侯利者都焉先生直玉堂之署執經人主之前十有四年矣位不過為郎未嘗出讜言上

摩人君次取重當世今乃埶粟于棘畝灌蔬於斗園入甘藜藿出乏輿從省侯不式廬法史不走牘或者先生之有遺行與何其進退之谷也先生笑曰君子不干乎名之昌而慮乎幾之難不慕乎人之爵而憂乎心之枉大瓠之穿萌於線隙霄木之成芽於直苞故已遂之欲及蹈之而弗回可貳之心廝談之而能悟昔張良借箸於四皓觸龍推愛於男子鄒陽發悟於長君李泌全嗣於存姪故不當其幾者不可言不得其交者不能沮道

有卷舒言有昌括飭危詞而浮于所患掎陂識而救其已成立已之名揚主之過假信之文希主之寵非忠臣之用心也且夫躭風簷者痺其肢嗜甘醴者毒其肺故君子不以一時之便而易終身之安罔為口體之細而遺道義之重衣紈綺者人侈其觀富田園者傭利其直是以於陵灌園而辟相邴丹免秩而養志其取於世也廉其責於已也厚其身可抑而其志不可奪其生可戕而其道不可折子不見當世之大人乎方其得志奴僕

舞勢逮其受戮妻子冒辱又不見當世之君子乎飾偽要譽人皆趍之偽發行露人皆惡之夫吏之漁於民也唯嗛其微及陷於刑也唯憎其巨昌若守清正之節甘退讓之分乎夫蛟龍之潛魚鼈涵之一旦升霄蹻昊則霑濡下土夫大者小之惑也

右上篇

客聞先生曰嘗聞為髙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盖言亡因者之必毀也往者宋世尚言諸子以興談理者蹟

探於幽眇摛文者藻衍於麗豐學者到于今宗之剽其緒文加之筆削渢渢乎不可尚已先生遠取古人之文施之今日故勞而少績久而亡稱將恐先生取誅於君子也先生曰俞夫聖賢之作也非狥衆而為同非詭論而求異明天地之宜張綱紀之正循經而定行因變而立度若夫語幽而非真發政而寡當貴浮淆實煩辭支本夫何取焉上古大朴所相者養世降民移乃始有革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帝昌其化故辯以衣

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伯脅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絀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道諸天故析以性命五伯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葢將以捄陂行而伐私情也非可以衍雅談而首後傳也故夏蟲疑氷君子不費辭焉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駁其學元是以入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襌也陳傅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利也背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

立士的夫傳本訓經賤復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茍以譁世取寵而行弗給焉子不見作室者乎層簷疊閣則蔀其明子又不見道泉者乎迂澮曲畝則迷其源況乎複言而漫衵說而讘吉士所惡童子羞稱子乃班之作者為後之程難矣伯牙之絶弦悼知者之難遇也孟軻之放言俟後聖之作也

右下篇

元城縣修學碑

汝南進士張儒治元城之二年政既大通乃新學宮諸生皆涬然興教諭張庭暨其寮諗于衆曰自張侯之未至也吾與爾二三子祭先聖于陋祠棲于庳舍自張侯之有是舉也祠事明矣講肄適矣會食有堂出入有門游歌有池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爾二三子闇闇焉休休焉日邁而月征學乎學乎孰與其為可廢哉乃共琢石徵文以永張侯之恵焉於乎往者值世多故已言事或過煩苛使人幾亡完行焉為郡縣者拘牽而不

得為故興學修文之政廢元城饒邑也民性易緩故其吏鮮能以治行見偉乎張侯之治也潔已而敏事振頹而擊奸元城乃知有令矣夫治民之道亡他欲其盡倫而已卒而戮擾而畔乃有怠民宄行生焉則政可間矣刑者去奸之具也間去然後敎乃流故興學者政之先也盡倫者學之鵠也夫先聖之敎也父子君臣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用在六經而已矣是故惟篤行之為貴夫文以翼行也否則為駢拇是以華勝而道枝矣然

後誕言售而異行作夫誕言者猶鏤木為果而朱綠之也食之則折齒而刺喉是故徒詞不足以感人粃言不足以緯物險志不足以經世故國家無須於士

辯異

空同李子之喪内也刲羊豕以祭烹之有結腸之異焉聞者惑之予又恐其譌為神怪以資談者之奇也乃述空同子之行徵諸理作辯異曰感應之理豈不微哉夫氣行乎域中發而生乎物聲嘘則鳴機觸則變故西崩

銅山宮鐘奏響春華敷野空木萌芽忍者窒其幾殘者閼其發感應之理於彼亡徵焉夫君臣也夫婦也人道之紀也舉紀者必以綱綱張而目咸就理矣故悖公之臣必忍於窒弗肖之子在國必憤旣迷厥初而百德毀焉厚哉空同子之為道也空同子嘗仕矣諫于君弗委于職守乎法弗回于勢堅其節弗撓于屢折夫甘辱而吐榮非空同子之志取異乎人也愛結于心而不可解是故惟大倫之為篤故見異羊豕厚倫之格也且夫泣

諫之言信也將悔者以為忠而迷者以為逆餘桃之奉也既說其愛而又罪其褻是故感生于心而已矣召公之詩曰蔽芾甘棠召伯所說周大夫之言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夫愛之積則物且為符節故以異居者雖狎而防以欲投者既友而畔非類而從者終則凶執義而疑者愛可奪茍亡禮信之心則情之移人也子且失之於父於乎厚哉李子之為道也

刋元城先生語錄叙

天順己卯大名守河東王公刊元城先生語錄三篇歲久而廢今南陽張君令元城白于其守金公復刊之張君既潔已而富民矣又慮其教之靡有準也曰先生邑之先聞也諸生皆學孔氏先生其孔氏之徒與銑嘉張君乃輯先生之行授之俾嗣刻焉叙曰孟氏有言尚友讀其書必論其世也六經之説繁矣賦文之籍大倍於經學之者白首而眩故儒腐裕蠱詞士浮而失守先生受於司馬氏者曰誠而已矣終身行之故直不屈於萬

秉節不奪於折久安不搖於迫禍言確而厚讀之去鄙吝焉夫榮可躭也禍可畏也一缶之墮貿者色恤細蜂之毒見之匿影何者以物為情也故任道之心可以忘物異哉范氏呂氏之相也周其身計創調停之政黜先生之言而尼其直且夫薫蕕之不同藏為蕕之善淆也彼人者志不獲逞而弗已其始下之而陰閒之已遂奪其地而據之以肆其欲彼於君而弗德焉况其他乎范氏呂氏之用之也姑弭之而懼其逞耳非誠愛而成之

也以善服人人且畔之苟以詐容計合自我且然何以率衆故誠者邪正辯而已夫聖人人倫之正也釋氏者將全其性而逆其倫不亦謬乎知者亡凝物仁者亡過情勇者亡戾行然後性盡而功立先生不能不惑於釋氏知有凝也先生忠矣孝矣彼何與焉或曰先生取定於釋殆不其然

周秀才誄

秀才名太字大初安陽人郡倅公之季子也幼能占對

鬬奇取捷見者大驚既長綜覽諸藝明蔡氏尚書性剛直面斥人愆然能周人之急推揚人善族人有宗事言相軋不合太一言而决皆歎服焉太母子母之女弟也太以正德戊寅正月二十有五日不幸短命春秋四十嗚呼哀哉太有兄不友余作誄哀之詞曰

疇恤爾痿爾孤疇拊惟徑欿如莫布爾武爾蘇如梁乃同尪僂昊天載威恩莫爾溥爾毋垂白爾溘掩土涕泗滂如疇識毋苦

殷近夫墓志銘

殷氏鳳陽大族也元末有諱仲名者避亂東平因家于壽張仲名生尚文尚文生勝勝生鐸鐸生玘號剛齋以貢士為昌黎令剛嚴多知民畏愛之剛齋取張氏繼室以任氏皆不孕子乃内李氏孕七月生近夫既長修眉碧目口可容拳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年二十有六舉弘治乙丑進士明年以疾歸卜居石川作畜文堂聚書數千卷旦夕誦思欲以作者自名

著書十餘篇正德辛未病愈還京師授靖江知縣近夫明察有斷不勞而治薊盜過淮渡江掠常州將如靖江近夫有備盜諜知之乃如江陰近夫發兵追之江陰得完常守檄近夫修郡城又自修學宮費省而工堅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鎧素讐某衆謂不誣近夫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近夫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書詰之曰爾素狎

鎧殺之何明大驚曰鎧將販于蘇獨吾餞之利其貲故殺之耳近夫歎曰利重忘親交非其道者必凶嗟乎嗟乎乃殺明癸酉調青田青田劇邑也近夫去其害民者六七事他無所更張近夫雅好遊眺川壑覽物歌詠靖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元峰每暇輒出嘯咏其間曠然自得乙亥考績如京師青田民號泣而送之吏部以最聞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上疏言事者五曰清獎蘇民曰安重地曰防奸徼曰除邪以全治曰公賞罰既病封

其疏題曰理真事曉意忠詞馴付其母曰兹以歸雲霓弟遂卒丙子七月七日也享年三十有七近夫諱雲霄號石川取岳氏男子一人曰㑹女子三人初剛齋卒近夫則禮治喪既卒服始冠將昏與其妻之父母約必如昏禮乃舉後又考訂古今祭禮行之惟謹故魯人多執禮者近夫愛誦程氏朱氏書其為文非秦漢人語不習又以詩者抒情表志風人於善自漢魏至唐作者皆辯其音節而擬之作古樂府四百篇集志彀錄金僕姑數

十卷又覽莊周書說其達性善喻最後自病太博必六經之旨然後究心焉近夫方峭克約國子司業穆伯潛篤行苦學無匹也猶畏近夫曰近夫之恥不善不啻負穢近夫居常不談人過及論文則指摘疵瑕不以一言假人葬于石川之南會者千人咸哭之失聲銘曰嗟吾友行如璧文孔賸明有儒垂世模

岳鄂王廟記

太史氏曰學者每覽鄂王事未嘗不垂涕焉夫功疑而

戮握節而死者古有之矣鄂王忠而遇主者也人胡得
而甘心焉昔高宗之旣南也王内則翦寇外則遏敵請
建儲以安人心還舊都以繫衆望收河北而掎中原厄於
王彥危於杜充而不挫惎於張俊沮於秦檜而節不奪
誘以隆爵而弗回其廉亡好其仁不殺是故謀遠而中
義明而信故能存宋弗遂亡也夫道之所鄉命也命之
所成勢也命有樞勢有機善治者因之初高宗之南也
金人亡王中國之志民罹於兵之慘而思宋之德金人

以汴畀張邦昌以齊畀劉豫而還師於漠矣及乎昌豫之仆習安處易而後有之則既堅其據矣帝若擇建上宰畀王以征伐則金可亡故言和於帝之世者賊臣也言戰於孝宗之世者削臣也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君人之道三志以決行才以施務知以明臣帝懾於金人之威憂其復讐亡成且失其據指臣英將懼亡以賞其功乃為茍安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俊貪而王廉王忠而檜奸俊檜密君而王疏間言陷術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夫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譖也遜迹者消忌也
亡是三者其能免於彼人之難乎於乎以亡明之迹而
賊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檜之甚也奸臣之欲得國政
也始則逐直諫以鄙其君中則誣人之行以淆其惡終
則果賊掊輔以肆其威且夫莫須有者檜之遊詞也檜
欺天下其心不能欺故邪之賊正其心非不賢之也而
棘於其欲忍而為之爾湯陰王之故里也廟久而剎大
明正德丁丑中丞内江李公士修巡撫河南稽賢闡隱

表墓新祠示民所鄉以成教化檄下監司范君嵩俾湯陰知縣王擢修王廟既月而畢麗牲有石迺刻予文

董湯民墓志銘

湯民諱建中吳江主簿董公之中子也其家世具余所著吳江公誌中湯民少與邑人殷雲霄相友善以修學倡鄉人又取呂氏鄉約為課每夫書壁曰某某賢曰建中過某某弘治乙丑與湯民同舉進士湯民授行人晉官御史近夫謝病歸後起為青田令晉官給事中並以

其才行理官近夫峭勁而好文章多友當世士湯民惇大而執莅事精悍初吳江公貧喪其配楊葬具薄陋湯民日夜號泣吳江公在太學繼妻暨子留壽張湯民涉水負粟販之以給朝夕歲凶兄弟將異居湯民泣止之不可往白于吳江公又不可乃以田宅讓兄弟指其妹曰吾婦幸有奩不累諸兄弟也及湯民貴於兄弟時有遺焉少弟用中殤每臨其墓哭之為御史時值盜四作嬖人僭柄朝有邪臣威脅爵餌直道幾杜湯民以其僚

麻城劉天和儀封劉大謨安陽張士隆桐城余珊崑山周廣表善剌奸雖勞不撓甲戌湯民按順天遣其妻子還郡獨留老奴司户毋敢私謁求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罟罭有嫗與其子哭于野湯民行部見之廉其實即上疏劾閹人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無君者戮無赦閹人懼而縊海葦潦漁之利然後悉歸民又有閹人將之廣過任丘奪御史府以居聞湯民至盛列健卒以待有司懼迎湯民于路跪請避之湯民

弗許直入坐堂上泥關閱政如常大閹大驚辭去有二青衣持勢人書至語人曰往太監皆無能故屈御史下吾之來非有託也將挑之與角勝負耳既入書湯民不啟封火之以詐罪二使流于驛霸州男子自首為盜趙鐩弟幸不死實賊諜為間者湯民立命斬之命修州城以備湯民沉毅處定而後發發即不可易嚴於治吏而不苛以其暇復射圃修元節士劉因祠以禮暨節義誨儒生乙亥得痺疾已以吳江公喪歸明年八月二十四

日卒年四十有二近夫亦以是歳夏卒于南京天乎殄我二良謂之何哉銘曰

維湯民配吕氏渠與濬廼二子幼二女幼而纓側室郭子曰涇嗟爾匱勩爾配爾友文翼爾墳

楊公墓志銘

楊子守禮以河南按察僉事治戎于大名期年而威信已聞其先君之訃奔喪歸蒲遣使來徵銘楊子先君諱通字文達性方介不諧俗意所決者莫能徙遇姻族或

不善者絶弗與通因號匏瓜子人曰是善自名也已皆

稱爲匏瓜公云匏瓜公治蔡氏尚書六舉不第授例入

太學授陜西苑馬寺監正以父喪歸治喪不用浮屠服

闋改陜西按察經歴遇事自信屢拂上官意久而驗其

真皆敬之御史李鸞與布政使王衡不相能衡廉而好

上人性剛褊然亡私御史檄匏瓜公勾稽布政所掌觡

具以實上布政御史各疏訐所懲詔下若廬治并逮匏

瓜公後事釋三考晉薊州同知勘馬守備賍馬夜遣人

以百金餽匏瓜公匏瓜公出凝立廳上命設燭召使者語之曰我縛爾送官易爾必敗爾主名并辱爾是售吾廉也爾疾去爾疾去因出其七子對使者矢曰所不畏公道與神明者吾父子其大為世戮勢人奪民地執偽契曰皇莊也匏瓜公斷付民勢人劾之又將係若盧得上官力詔奪俸三月後乃晉鞏昌府通判正德改元冬劉瑾專政逐大學士劉公謝公遂大竄戮大小文臣匏瓜公復坐事係若盧明年春得釋遂致仕家甚貧教養

子孫足不入公堂郡守以下有所請造其廬乃得與語嘗曰與其齷齪以探富貴孰與烈丈夫之貧哉夫吏而貪益子弟之亂而已而身受惡名楊氏故平陽霍州人匏瓜公祖謙洪武初編保定州民父瓘蒲城縣丞因家蒲州匏瓜公配髙氏贈安人繼配董氏子三守仁守信皆生員守潔李氏封安人三子守禮守智守廉女二適某某側室馬氏女二適某某孫男四人女四人正德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卒生正統八年八月十四日享年七

十有六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兆在某銘曰

黙兮矢兮圜則遷兮維匏瓜父好是弦兮為脂者鞭兮

張知州祠記

上海張君守潞之明年晉官湖廣僉事及出祖潞民攀轅而號泣者數萬人乃作主于名宦祠祀之儀賔仇時茂五人者之以義交也三晉莫不聞乃列其政以伻至鄞徵予言夫今之為政者縣自令而下數人郡自守而下數十人省自伯而下數百人王臣來涖之者又數人

其儀都矣其分嚴矣其維密矣然而政削民困而靡所極予聞今之第賢也善交際者為上敏征科者次之精文移者又次之經營竟歳而於民不與焉况其不賢者乎政日削則玩而權下移民日困則離家有救死之慮矣張君者其有異於是乎潞有游榭曰德風自唐已有之而張君未嘗往燕也不可謂儉乎嚴於治胥徒隷不入鄉其奸莫售矣可不謂公乎上官之貨潞紬也茍于賦驛輿里夫之役于藩府也密于傳命張君格焉可以

為强矣逓馬之征列民為三等而酌取之不謂平乎文移蹴而恤民逢迎亡尚也非賢而能若是乎夫上下之感者心也合則治離則否故投戈于散兄弟相遺同舟而風讐敵相濟小民之情梏於利而廉於義一錢妄取雖父子吝也豆肉不均雖耆艾亡與孫也夫出其税以給之竭其力以衛之刑戮加之而甘心焉彼誠以為有所頼於上也頼之不足恃則亦已矣而戾我焉思所以去乎是而後嫉上之事亡不為矣况得其慕而思思而

利者乎於乎有能聞張君之風而興者其君子也與張君名萱弘治壬戌進士

磁州儒學修造記

夫可已而作之者厲民者也可作而已之者迷民者也故達體之政必均其民不搖善乎張侯珂之修學也監司汪子正命為之是故舊可仍也吾亡增焉舊所缺而圮者吾亡襲而不舉焉舊圮而新之者為堂二曰明倫曰饌為齋三曰進德曰時習曰日新為亭一曰射圃舊

缺而作之者為倉為庫為神厨為號百有二十楹為祠者一曰鄉賢夫學所以明人倫也聖建其表賢申其旨師覺而弟子習之講於堂齋而施諸家與邦射以正志饌以明讓且夫稽典不若聞諸父兄之審也求之四方不若驗諸里之切也一方之人而望諸天下生其地者可亡興乎豶豕牙者其力儦其效近牿童牛者其力省其效遠故幼儀不可廢也童心不可不育也故作社學于學之西區焉

衢州府同知姚公墓志銘

公諱鳳字廷儀長安人元至正間曽大父仕中避亂入蒲州因家焉大父善父聰太學生授薊州幕正統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公幼莊重十三能詩成化甲午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乙榜舉人授陝西涇州學正以母喪歸服除改寧州以父喪歸服除改直隷開州丙午主江西試遷山東萊州通判勑贈父如己官母某氏贈安人妻孟氏封安人遷衢州府同知御史薦公堪任監司

郡守不報迺致仕歸蒲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二公為學官令諸生夜誦書自往詗之責其先寢者五經各立長一人每晨坐明倫堂講說經旨發疑抉異年少者聽之在萊州適奉旨造王府于青州叢貨委奸當事者大憂之特委公治出内嚴雖一介毋敢冐取者在衢州每旱公禱即雨取賦罷奏羨民弗逋余十三者與鄰爭山塲係岸累年不得公喻之曰官拷掠爾亡完膚山塲孰與身重十三叩首泣謝讓所爭于鄰暨

公戒行衢民泣卧留之車不得行野有山民夫婦百餘人獻圖畫玩器于公公不納民曰公惟飲衢水耳百姓亡以報公我等小人敢以賄汙公節耶公乃受之公有子三人俱業儒伯欽驛丞仲鋼季鉦太學生女一人適僉事楊守禮孫男六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二人公治命戒子若孫宜和勿爭和則順而福爭則戾而眚夫讀者明理耕者勤力明理者不織勤力者不匱嘗曰讀書勿務博止應理明故公終日靜居而物自正歸蒲九年三

州及兩府士民問遺無虛歲門人叅政景佐等共刻石誦德銘曰

維戊寅歲秋七月己酉旦維蒲大夫弔士哭冢人奔走咸餞姚敬菴父即宅噫維爾子子孫孫其永吉

刻文章正宗序

文章正宗者宋真希元氏之編也艾蕪屏異將以翼經而正術其亦聖人之志與夫物生而有情情而思宣之斯生言矣訥者弗達陋者亡采則亡以敷事而喻物斯

生文矣文言之善者也而貴於正其情夫幽賾之理彰於顯詞遠遯之懷發於堂序雍遜之談驗於遐歲非邃於道者其孰能之而徒以模襲之勤記問之富億中暗投吾未見其可也夫獻忠之謂疏恤隱之謂詔申彼此之意質問遺之蘊之謂對之謂序之謂書紀故求賢之謂記之謂銘引思暢和之謂詩言斷而意續發凡以該目或婉或著或喻或質或因乎人或就乎時出之至真而發之當物及乎斂息而學淆質衰而詞是工是故久

漸美化動憑典刑以摧强枉而稽成敗此左氏之文也捭闔飛箝亡問邪正而主於售其術此戰國之文也援經議制夷厥藻繢此漢之文也綜倚羣言辯而委辭此韓愈氏柳宗元氏之文也君子於是焉考變而徵實左取其禮漢取其朴韓取其昌而因以見先王之教之遠且該也今夫登者必陟其巔行者必自其家非可以息趾於巖麓而發軔於旅次苟未崇志於先王之術以參伍夫歷代之變予恐其不特謬於其言焉而已隆慮焉

君敬臣以按察副使督學山西既用六經教士凡禮之凶詩書之變俗之所廢而急於求仕者一切復之陋彼時義廼刻是編以則諸生白于其長是之其僚皆來贊工兩閱歲而梓人告成事

四使圖記

昔者周文公之遺使臣也曰我馬維騏六轡如絲夫才以為理猶六轡也才不足則有遺政馬千霄之木而蠧或踰尺明堂斯棄之矣政之集也紛如而情之真贋從

背生馬猶馬也吾從其紛如者雖歲不足也吾惟治以約樞運而闔闢隨長短以矩當而定矣故曰如絲言其調自我也吾友燕泉先生何子子元之仕而使也凡四善繪者從而圖之所以頌成事狀勩迹也何子初仕為職方則如晉暨陜暨邊驗金市馬為叅政也守河南令下而民安之吏亡所藉以為奸攝長入覲代僚督儲為太僕貳暨長考牧於畿内遂晉中丞撫治滇服崇敎飭武威夷乂民病錫方藥餒者予粟夫射楊於百步之外

小技也以由基之能而容或憂其失中況於政乎非通儒上才胡能發而必應也如是哉何子少以好學聞今之作富矣而清正以簡無華言無怠行雖卿可優也然則於使也何有余聞野有築垣者題畚既具崇濶亦均已而霖潦彌旬則有仆與植者焉其爲之確與易也故政未有忠信而不立者果能是矣斯民其康乂矣夫

贈袁大理序

正德丁丑春史銑謝病將歸御史許子董子以幣來錫

予曰袁子考績署上上袁子明敏而恕任而不激凡吾御史率取中焉夫有美者揚之禮也袁子欲予之言敢以請予謝曰病者遺思遠者聞壅不可與議政也許子曰雖然袁子必欲子之言予曰願需之何如二子許諾已王子以伻來安陽言之已袁子晉秩大理丞予瞿然曰已則病且遠矣而乃晦君子之美不幾於蔽賢者乎予不敏固嘗聞之矣大理讞獄以貳司寇古云獄者民之大命也單辭寡而難信兩辭備而難負狡者似情訥

者似偽聽而不寛是牿民也寛而不察是曠民也古之法所以遠獄也今之法所以宻獄也其於恕寡矣是故謂之濫先王之刑辯五服焉其明服也閱二情焉曰故曰誤誤者宥而志可新故者罪而防可固防固近乎本志新近乎化故曰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夫縱其惡而刑之如薙草焉斯刻矣不究其情而億之遂制辟焉斯躁矣矜其明於要而不閱且悼焉斯忍矣然後法密而訟愈煩夫疾之在身惟恐其不去是故周慮曲防

患終戒始以是養身者身必安以是處民者民不犯故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民之生衣與食也上匱民之生而責其非市日行戮不可止也敦禮則分不踰明恥則志不偷謹嬿則閑不毀厚生則用不乏由是善行可興而刑可省故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袁子字醇夫晉秩在戊寅歲十月史銑叙在二月惟史銑謝病惟二年

安陽縣修學記

予聞之上者民之表也其示民不可亡其道也夫民之為性禀於土者其質殊感於化者其尚殊成於染者其安殊反其殊而内之道者是故上之為之也安陽逹邑也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其民罹於虐政而略於巨寇燕山童公來知安陽鎮静亡擾民知芘矣童公曰未矣未矣其道之以學乎乃取帑之羨者决輕繫之贖者富民之願有獻者遂新學自門始次殿次堂次齋次號房次學官宅次倉次庖俾諸生往業焉習俎豆明訓辭而民

乃貴學丁丑章公晉御史入内臺者已踰年究陳公來守彰德握法而亡忿嫉力與勢亡所吐民乃有恃陳公曰未矣未矣其道之以學乎乃作尊經閣凡五楹撤東西廡而新之是時同知壽張王公通判鄉寧王公莒陳公推官涇楊公咸賛之俾諸生往業焉非六經亡所用心非孝弟亡所造而士知學之宗矣於乎治亂者世也邪正者學也安危者士也東漢之士清議以格當世已士殄而國亡宋士放言勢能進退宰執及感似道非禮

之過雖其要君去國相率而請留之賤於夷狄多士倡
丐夫道者中也反是未有不亡身而禍國者故先王之
教曰禮而羣居和壹莫貴乎讓尊酒簋羞致謙而養廉
丱童旋步教讓而明順君子蹈實而遜功細人爭智
而讓過遜功則為和為治爭智則為戾為亂遜之至讐
敵可化爭之至父子為夷今夫悍將武人雖敵如草一
旦儀於賓贊揖以紹介俛首伏氣惴惴恐不勝故君子
盡己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銑不佞禮讓之風願隨

吾鄉諸君邁馬童公名綸陳公名策王公名良弼王公名爵陳公名言楊公名天錫徵予文者教諭關中趙鳴鳳諸生王寅劉助也

明倫堂記

正德庚辰秋九月庚午丁侯懋作明倫堂成高五仞有奇堂凡五間閒濶丈有三尺深倍四焉樹卧碑于堂東北隅每晨夕學官及諸生揖遜其間稽業析理丁侯質疑發難且資其費丁侯之治平鄉築城也練卒也教民

孝弟修先祀也而勸之以歌夫民者待上而興也苟上之責于我者賦焉爾力焉爾非廣田則賦亡所於辦而逋矣非雄于貲則力或不給矣民惟皇皇于利既競且淩雖叛可為故敎不可緩也夫家喻之勢難得而遍也人人而告之其受才異區棘之敗也故擇秀民焉聚之宮也學以表乎民夫學必志於聖猶登者之巔也雖逸足止於及巔故雖上才毋敢叛聖帝命曰敎之人倫敬敷在寬子曰立愛自親立敬自長學之道取諸此而已

矣故易者愛之失也䟽者敬之弊也人情戚斯惻惻斯悋悋斯久節之禮生焉暢之樂生焉尊卑貴賤維固而會安永而亨矣窮於游者迷其源繁枝者其本必易揺是故騰譽廣延親或可䟽甘榮利權義則可棄泛覽荒闇約則可陋趍徑數常行或可毀精故訓而華辭或至於離經故曰君子之學也不務多必審其真既見之則必言之言之則必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改丁侯字啟善杞人

張侯碑

磁人曰昔薊盜南熾州幾陷焉民之棄家而徙于郡者過半矣吾張侯令修城凡作樓二築敵臺三十有二濬池作橋于上如樓之數今而後昌憂於盜乎侯考績矣陟明之典必加吾侯德而亡頌後何以勸於乎今之為政者草木視其民民亦讐視之訟者積岸側目在道彼猶自訟其刑之未至也張君惠不要感威不取懾恭於過肎而民不勞豫於賦而民不匱内含獨朗外隨常規

循循君子非倏其誰百順來祥見於蠢動蝗辟其境雨止其陌指揮董益之曰鎰素好文雅與張君異司而商政斯行代民以治廼刻石樓上永諗觀者

百泉書院重修記

百泉之有書院自副使吳公伯通始也百泉出蘇門之麓古之辟地者多居之孫登以簡邵子以達許氏以立姚氏竇氏以讓吳公合而祀之吳公明朱學遂祀朱子而遡之至周子及其友南軒作齋與室以居諸生之來

者後副使車公璽增祀先聖羣賢降而配食今閱四紀書院殆廢正德庚辰知府翟君至以清嚴治衛事明作而民安乃大有慨於斯議修之御史見而謂之曰是弗可緩也已叅政僉事奉約也惟謹副使來試士又言之御史風裁奕奕參政僉事協政意在惜費字民獨於是役不吝也知府發帑羸財市材易甓檄下知輝縣李傑肇事推官楊惠來責工知府又作樓三楹於思賢後樹表廣塗復地之隱於豪右者六十畝房六間以旣稟諸

生焉於乎斯役也可繹也夫昔弘治中士尚文畏義有司重學文章炳然可誦述矣正德初即遭劉瑾之虐威刧賄成士氣索索已而薊盜中橫邊兵川寇數年並發當是時仕者齗齗自守以待代不即薙民獵金以倖遷官學漸毀公稟不續學官常空腹而卧士或易衣而行野多退士而悲憤幽楚之辭作故宗藩起變舊臣逸人不恥黨逆寧以厮養彬以武弁親侍帷幄以天下為貨而市之且弋之何則人忘學而惟見利故也今大君作

矣盡去其舊而新是圖舍士則亡所於籍也然而聖人之不生久矣莫之折衷故人肆其言夫古可學也而滯於迹今可通也而流於簡下學或拘於淺徑而上達者或蕩丈繁而經晦狗名而實亡異端不與於是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舍而潛之者仁也裁而宜之者義也仁且義又烏有四者之失乎御史汪氏名淵叅政陶氏名照副使王氏名韋僉事翟氏名瓚曰鵬者知府也是役也吾聞諸金教諭延貴云明年改元曰嘉靖也

歙縣教諭贈監察御史潘公暨配孺人張氏墓誌

銘

維正德辛巳春三月晦御史倣按陜西得代還道出洛省其父暨母翼月十有一日癸亥母卒其父慟盡傷厥心病謂其子曰我自結髮聘若母六十年相與視賔禮未嘗反目以怨我拙若幹維若母是相予亡内顧憂得恙若職令胡得不傷閱七月己巳卒御史如朝告成事已乃請曰維先臣覬及先臣妻張氏不幸不禄不能須

臣封先臣為庠生二十餘祀七試有司弗得薦為學官
三十祀亶瘁其職肆士有聞維皇子厥臣其念小臣勞
閔臣失所天載錫之命上若曰汝儆大能厥官予嘉其
贍爾父若母如制儆百拜稽首既受命益哀考功大夫
牛君弔御史曰嗟維鳳早友君誠識若父母賢吾為狀
往俾太史銘御史稽顙謝潘公字廷威維世在閩喜允
始遷洛里于陳昌允生仲和為庚宰生智以直閩子四
凱長垣令次恭次倫又次為潘公少從兄凱治禮閑且

文大越其朋及貢則曰未信讓其次者再訓導長清三考陟教新城改歙曰教有序戒獵次與棘成若古有訓小子有造成人有德造斯德越小胡成拾級可登綸載于縷故雖冠士肇業必自小學先厥躬弗以寒暑輟業佚弗媚縣令致利恬乃德罔腆于酒士罔不說曰身矩言度丕法于我後生張孺人德州守諱鉞女閑女工少讀女訓通其凢罷于德州為相攸歸我潘公孝又和于娣姒老嫗不能葬夫乞于市乃脫釵賻嫗失釵計窘思

溺水乃再聘潘公在太學孺人留洛舅病篤孺人曰吾夫弗與顧言悔憤其終厥身禱神且藥久益虔潘公側室死遺子曰仁曰伸曰儼孺人字之咸受室以生潘公治命曰吾家遭亂自西土遷復由于茲洛有年吾諸子毋瘝官毋縱情以逞斯由遠爾躬維重貨生吝維張所恃生驕不吝不驕家其亡隕又呼曰儆墓窆用銘儆對曰禮若茲其已逖哉曰乃父惟篤實舍是毋他譽潘公生八十有一年孺人八十年葬以十有二月某日維公

卒八閱月作志在十一月晦銘曰

維公配張廼二子御史兄儆曰貢士高謙維甥鄭簡氏及王九思解纓只有節者卬公攸止誰其銘之後渠史

漳涯先生配恭人劉氏墓誌銘

漳涯薛子全卿以書赴予曰蓌不幸妻劉恭人死唯先生銘嗟乎漳涯子潔已而謗來勵政而嫉加之乃今又失良助天果妬善哉恭人魏劉生祐女母馮氏節婦也恭人少端慤好女工精於酒饌能誦曹昭女誡年十九

歸于漳涯子事其舅西園公及姑李恭人甚孝漳涯子弱冠舉進士鄉人走賀曰此公卿可契取而袵采懸金矣恭人曰奚以是為哉夫仕忠君而已爾漳涯子兩為令皆劇邑民以豪猾聞天下由光守遷南京户部郎中陟守名郡恭人守約安儉日孜孜焉相其夫正務殿民而已漳涯子為郎時得推恩封其父曁母是時李恭人已卒恭人拜命已垂泣曰姑不及見已而我乃披襦首珠天乎酷哉不延姑數年邪聞者皆感慟漳涯子守淮

考績歸費缺矣易其家困粟行部署上考而讐言騰漳涯子欲棄官恭人曰即如君言誰辯爾非受誣者漳涯子再覆任事果得白時恭人留魏歲入不給自以米屑飧奉舅及繼姑必極豐腆正德辛巳十月二十二日疾革子紹光哀籲天祈以身代竟不起年四十有五子六紹光紹韓紹范紹富紹歐紹呂女二長聘胡應制次聘胡淮孫男子一女子三恭人甚愛諸子然有過不貸嘗出舊綈衣示諸子曰吾衣此二十餘禩汝宜敦儉夫讀

及耕織生民之道盡矣然早作晏眠事斯佚舉銘曰

聿宜爾家而往胡促天乎奈何

王山人薄命辭跋

於乎山人其卷卷於世者乎匪自訟已爾其以公望諸人耶積姤成毀采幻言而繄人之平生甚矣民之好異而不情也夫同者易感蔀者難明以相如之茍合而閉情於白頭之詩白華小弁益其怨而已矣山人曰吾謝衣冠入深林也其將忘言已乎可以无咎矣

鄞乘序

敘曰正德己卯太保湯陰李公於中秘得宋相臺志十二卷元續志十卷郡守陳公萬言令所部各以其志送官是歲冬以予輯而正之明年春銑遭先母淑人憂又兩閱歲既禫祔矣始啟書讀之宋志事略具而文義蕪鄙元以下亡觀焉乃別為例作九篇凡十卷其事兼采諸史其文則删潤者過半矣夫志者郡史也備物垂軌不軌不物眩觀惑鄉雖文奚用哉故地理稽實而黜附

會建置遵制而明則田賦以恤隱祠祀以正典官師均
列而信教人物選舉上行而下秩宮室刺奢雜志輔化
崇正義而黜異端損浮冗而要簡確然後府事稍可誦
覽斯竊取諸君子之志焉銑也才淺能薄意長力短況
府居衝衢海内兵作先被荼棘今土著之家十不存一
舊典湮滅後學寡聞循長鄉哲靡由殫述舊志涉誤近
諛者並以義删之不能登載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
餘夫述不師聖其胡用訓罪我者其以是夫

庸書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亡樂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无與忘賊乎學者也夫舄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厭則以為大美夫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闢而廢之矣今獵之以為奇珍之以為真眩視發聞六經又晦矣哉

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事

事則中之真偽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譽
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從由已非便
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尤而後慎言悔而後理行末之及已寒而索裘不亦晚
乎亂而親賢不亦芒乎易曰繻有衣袽既繻而猶有袽
恐或匱也寒其遠諸
治而必亂者人也長而必消者天也人至逸而便者莫
踰於坐卧坐久思立卧久思興故易窮則變變則通且

久治亂者人回天者道易曰繻有衣袽美帛曰繻敝絮曰袽繻轉為袽衰代盛矣噫可不戒乎

厭魏徵而貞觀怠矣疏宋璟而天寶兆矣夫治與亂猶人之行與止也不止則行二者弗可兼用已故君子戒譕終其身戒則升於治譕則推其亂易曰繻有衣袽言勿以新繒而棄舊袽也奚亂之有

虞帝之德不可加已末而征苗苗胡逆命乎夫苗蠻猶禽鳥也人而踐禽鳥之居而弋之其不奮翼而逖去者

鮮矣夫聾人之罪是自章其德也以德相較不幾於亢乎因益班師修文德已而不見苗之有罪也安得而不服哉

流者陽也凝者陰也陰生物非陽運之則弗能故陽得陰而行陰得陽而靈若曰陰陽一氣爾人死而魂魄離者何居

易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夫位偪而志不通非内矣心腹寄而遠其迹非外矣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予嘗思之矣有至理存焉春夏陽也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議禮也春王正月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兼存裁之在人若曰夫子截其冬而首春則弑君變古者何以易其文哉

耶律晉卿之諫弑許平仲之興學劉夢吉之不仕宦元三儒而已矣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薛德温之清王公度之不折明四臣而已矣

二南正家也變風化於國也雅則天下之化焉頌以事神學成而應見矣故曰惟仁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仁且孝德之備也魯頌著其僭也商頌存古也詩斯終矣

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猶昭然也習之久遂若真者誣矣哉

或曰二南之名義何也曰周召地名也南樂名也取明盛之義也一曰夏當文王時周公少且武王在焉未必

使之為政成王幼而後周公攝政也

大賞數世斯亂矣大獄興國斯亡矣人慕賞則幸有事獄廣逮則濫及者衆樂禍惴民不亡奚恃哉

問忠恕曰盡心於恕為忠恩有殺禮有等當其分不數以䟽忠之事也故以德報怨非忠矣量已恕人非恕矣夫子嘗語曾子矣而恐其易之故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忠恕是也後人欲高其論而遠斯義也其未然乎

河圖洛書之文緯書載之五行相生且相克也術家之

言也夫子述伏羲之作易自仰觀以下凡六事非特取於二圖而已其詳不得而聞也能明八卦之義斯可矣陳氏希夷所謂索隱行怪者與不可通於易也已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得理多者存乎讀書得理速者存乎辯得理深者存乎思得理實者存乎德行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道存焉孟子曰學問之

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事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能是非學者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曰輕曰疏曰弱輕之失殆疏之失紾弱之失廢問曰顏子之樂可得聞乎荅曰古人以盡倫為樂瞽瞍底豫舜之樂也兄弟既翕周公之樂也若曰風月之懷

花柳之興萬物同體天地為侶斯後人之衍言毋乃誕乎

問曰傳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舊訓奚宜荅曰蓍者策也非指在地之草蓍龜皆聖人所立占事之名天生百物聖人相宜立器以周民用是故刻木為書鑄金成器截竹作律取蒿為蓍天地一闢庶物露生則蓍已出矣至今與庶草同茂奚待聖人之贊乎

監司患兵政之廢問於崔子荅曰毋以政為慮必也擇

人乎今世胄之子豢養而不學惟其豢也故專賄惟其不學也故迷稍有異者不便於僚胥相陷以訟株連百人必歷歲而誣乃白故署如傳舍篆如驛符旬更二人者有矣事誰與治是故先掄其才次定其任誨其不及而需其成宥其小失而絕其罔任專而人思奮時久而務益諳其少有濟乎

友人有倅郡者崔子告之曰君知政乎夫子曰政者正也學正斯可以言正人矣是故脩容治度齊其外也審

幾守一正其中也誦經履實滿其量也辯詞考迹驗其真也歛束含畜養其有也是故明則容直則溫斷則審

崔子謂唐監司曰刑欲其審不欲深令欲其簡不欲煩未化而責民善則民怠未孚而責民從則民疑怠以刑去疑以議定則殘擾之害生焉故四馬未調不可言御六物未具不可言漁同刑而僻止者化也同令而行興者孚也是故化無刑孚無令

南京光禄寺卿張公墓誌銘

張公世為山東單縣平堤里人後兵起獨仲祥者不他徙仲祥生宗道宗道生肅肅生拱張公拱長子也諱賓字廷賓成化戊子年三十舉鄉試乙未舉進士丙申授睢寧知縣以憂去官服除改金壇甲辰遷監察御史奉旨寧夏盤糧巡山海關及按真定弘治庚戌遷湖廣按察僉事以憂去官服除改山西戊午遷浙江副使乙丑遷江西按察使正德乙卯遷南京光禄寺卿明年廷臣薦公為大理卿劉瑾用事怒公無餽遺內批致仕公魁

幹大度質直而謙無飾言偽行凡與交者無不遠去疵吝頹然服馬知睢寧歲大水發廪賑饑或勸其待報公曰穀為民積今為民發之罪令自當也金壇又大水以全災報都御史怒曰若為民吾其殃民者哉即如報賦安所出命他官驗實乃上九分災公抗言曰民重溺而匿之不仁也告之不以實不忠也民將孚矣尚安言賦猶坐誤報罰穀睢寧廟灣村民庶而多狡猾公禁之皆改行立集以日相遞食貨得流後多富者居常廉知貧

富强弱之等徭與賦白第之為御史劾太監蔣琮伐山陵木為室琮幸臣也疏入不報廵山海立社學使行伍皆知書守備劉某貪殘有内援寀之寘於法湖廣知縣某素佞得幸上官後被訟都御史下公治且曰此官賢其罪當坐訟者公竟罷之都御史怒公坐是久不調御史寧陵喬恕按江西方嚴能斷省府畏之禮諂言甘公至將衣豸見或勸其更他服公曰此吾命服也如面君又何如耶每與御史論事吏端則起請已坐盡辭御史

不說同官伺公間道御史意公曰禮貴於盡吾亦嘗為御史為臬司更三省矣禮如是可也可足恭求說哉御史他日以事笞掠省吏或以咎公公曰吏自有罪且吾一人耳目有限能保其不敗法邪布政林某謁御史趙公遽止之曰奈何以藩長而效驛官也久之御史薄林而賢公既薦於朝每言必稱之嘗同三司入賀晉府諸王及將軍皆走問曰孰為張僉事吾聞其人忠也諒公司刑久明決而恕句容有獄十五年矣每上要囚輙不

服是後因請於御史願下金壇知縣治死而無恨御史曰彼非我屬也因泣下曰官喜賄故使某冤不白今江南清官獨金壇耳御史乃轉白他御史下金壇事果得理在山西斷文水二氏田治平陽藩府暴横者民德之至今江西最健訟一訟必逮數百人幻詞織事誣善伸枉得利則自承反坐公一切以平恕治察詞鑒色參伍以驗得其情别其輕重之等然後辟之是時寧庶人恃才挾詐御三司如輿隸其尉卒坐事求公末減威持術

鉗公卒不撓寶雞張撫為湖廣按察使撫字安世持行
廉布衣食蔬公稟僅足食即挈其餘內于絣或以遺賔
戚天下稱曰青菜張然好詭行徼名君子髙其節而枉
其心副使俞振才暨僚皆疾毀之焦少師芳為僉事獨
右撫公無所附常兩釋之後安世大感悟執手流涕以
謝江西副使蔡清林廷玉皆行義士一日相詬欲相擊
也詣公第求直既見悔愧不敢言而罷襄城張淮為御
史按睢寧民狀公善政公褫狀遣民御史適見之意其

為告賕者召民訊實公孫謝曰此市民獻諛求後庇爾令患無政無患無聞御史歎曰忠哉斯令彼刻石表稱者民其勞乎山西省城北十里廣袤百里無水公相地得井王公鴻儒欲紀之公不可在湖廣於劉家隔作橋又作度蟻橋民作張公德政坊公見而毀之在浙攝長入覲副使趙某謂曰公垂橐如京何以見諸貴人乎公鄉人知府于鳳喈聞而有獻也不内公素貧能不妄取未冠夜讀書鄰女就之叱令去既貴無妾媵自奉如寒

士尤薄勢力曰官豈家物哉盡吾忠斯可矣彼以官為
官者豈未之思邪泰襄毅公紘為公姻兄當柄用時弗
通問司徒陳公少從公游後司徒公貴司徒公長子策
舉進士出守吾郡公每以忠廉朂郡守廉直而材名位
駸顯矣必曰此吾父曁吾張公之敎也張公生正統己
未冬十一月一日卒於正德丁丑十二月晦享年七十
有九配司氏封孺人子二遵化陰陽訓術遵誨早卒女
二壻石光璞路雲衢孫男子三人瑁訓術璜國子生璟

女子一人適秦學曾孫男子二人河決兖郡單尤害也閱六年嘉靖改元某月某日始克葬銘曰

稽古篤儒曰宋司馬德動獳賤名流夷夏明有張卿肫肫其躬寛隘闕强如草斯風恩昌忍㦤貞扞艶姬過不可磯幽胡可欺有純束帛陋彼綺麗瑜瑾雖豫光彩奚閟大河之涘哲人之墳哲名洋洋河水沄沄

鄉兵議

議曰彰德有衛兵有民兵民兵者快手騎也民壯步也

衛兵分番戍京師及北塞留者守城擒盜彼皆生長行伍習戈矢猶未耜馬民兵取之隴民及市井之黠者歲操日練猶不能執弓挾刄闔郡精兵不足百人夫盜猶潦水也突至則襄畝隄防去之則涸非有期約可憑也論者曰今無盜矣而素養遊手空役併差彼豢養之久怠於農業一旦罷去皆盜也革之便然正德壬申薊盜數萬圍城火南關焰灼城樓衛兵先皆以賂縱遣無在城中者幸官軍至賊乃解散嗟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

陷矣夫軍與民對置者也無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無擾縉紳敦禮明刑介胄習武剔盜其來久矣自兵興責皆在有司往往褫職左官而彼武人者通賊起家漁軍弛備略無詰責余不知其何也正德丁丑有司留心兵事是時上官命有司并督治衛兵之留者兵威稍振雖荒壙無警後變前制而郭門之外刼掠官私貨夫馭民者法也持法者人也法久必弊救之存乎人今慮其為遊民為盜欲直罷之一旦之變誰仗乎初

薊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六人辛未歲掠水
治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面山環七等各喜得
僻地可為樂矣雖旬無他虞乃散馬弛弓刀槊掛壁間
縱酒歌呼夜召倡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
襲戌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挺可盡殲
矣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貲謂指揮曰此屬坐而擒矣而
吾輩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許諾遲明發
砲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

世禄與戰死賊自是不敢恣肆溢為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無法不畏不可以師不貨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未嘗不於邑也彰德北衞燕趙西塞太行豫陜在南東蹠澶魯是故漳衞洹湯可阻也車騎蟻尖可據也兵可罷乎或曰州縣無衛兵者當有民兵府不可去與曰治軍是故重放免之法則官廉嚴叅驗則兵集縱寇及避者必戮而令有司得治之庶乎其可省也

四貞祠記

正德壬申賊刼東火擄掠婦女不辱被害者四人焉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賊去所司以聞詔給賻樹闕如制越十有四年辛巳潞守請于御史立祠小嶺祀之得請乃命東火仇朴治工而朴以其貲助祠為堂者三楹為夾室者三楹左右廊各三楹衛則有垣出入有門祀用春秋卜日蠲羞侑祀以帛嗟乎往之可言者四貞而已乎余聞之政始于怠極于糜樂始于逸流于荒官始于得放于亂邦嗟乎可不痛哉自閹人谷大用八

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啟八人又進劉瑾使懾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為宰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額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瑭之長揖知縣王勲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

而求繼求敗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辟位傅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逵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於壞哉是故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洹詞卷三